

烽火漫卷
“告别书”

符利群 文/摄

秋分刚过，雨水轻敲青瓦，落在山村的清代民居上，又沿着屋檐滑落地沟，溅起一圈圈涟漪。清脆的雨滴声穿越时空，与80多年前的老式打印机跳跃的回声遥相呼应。

彼时的雨，姿态相同，气息清新，却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分量——血雨腥风的记忆，烽火连天的岁月，以及风雨中混合着油印墨水的独特气息、敲击铅字的坚定节奏与印刷机碾压道林纸的嘈杂声响，构成了烽火漫卷年代的悲壮编年。

新浙东报社旧址，坐落于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，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遗迹，它见证了无数的英勇梦想。这座清代风格的民居，主楼与两边厢房构成了一方幽静院落，重檐悬山，古朴典雅。

推开斑驳的木门，仿佛推开时空帷幔，“新浙东报”四个阳雕大字跃然墙上，鲜明醒目。一台古老的印刷机静默伫立，岁月在其表面留下了斑驳的锈迹。一排排铅字整齐排列在周围的木架上。它们曾是浙东战士们最锋利的文字刀。

我拾起一枚铅字仔细端详。遥想许多年前，一群怀揣理想和信念的青年围坐于此，以笔当剑，以字为枪，眼神稚嫩而执着，一笔一画都是对风雨如晦的旧世界的猛烈抨击，对百废待兴的新世界的热切召唤。这些铅字被无数次排列组合，在粗糙的道林纸上日夜不息地纵横驰骋。铅字的敲击声与风雨声、枪炮声交织，油墨味、铅铁气息与硝烟血腥味渗透，酝酿出一篇篇振奋文章、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、一道道频频相传的捷报。有人在字里行间找到信仰，有人借助它穿透雾霾和黑暗……如今，它们化作峥嵘岁月的活化石，无声地言说不朽的辉煌。

《新浙东报》其发端可追溯到三北、余姚上王岗等革命火种初燃之地，后辗转迁徙，最终在梁弄扎根，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文化战线之瑰宝。1942年，随着中共浙东区委的正式成立，遵照党中央关于“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，出版书报，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”的明确指示，报社应运而生，相继油印出版《时事简讯》等刊物，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彼时，报人勤勉不辍，聚焦抗战风云，广泛搜集筛选延安新华社等电讯，及时报道抗战动态，传递胜利捷报。纸张自上海辗转采购，版面较为清晰美观。每期六七百份，经由交通员穿越纷飞战火，送达四明、三北地区，深受军民欢迎。

1943年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枝蔓延伸至浙东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浙东分社，旋即升格为分社，标志着新闻宣传工作的全新飞跃。1944年初正式冠以新华社之名，宣告了其在浙东地区权威媒体的地位。此时，黄源、楼适夷、于岩等文化名人纷至沓来，他们或师承鲁迅，或为其挚友，更不乏新华社的资深骨干，共铸新闻文化之魂。同年4月，《时事简讯》转身为《新浙东报》，引进铅字和印刷机等设备，使得文化抗战之器更为锋芒毕露，所向披靡。

《新浙东报》以抗日救亡为己任，高举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火炬，及时传递胜利的消息，颂扬英雄儿女的英勇事迹。版面既揽国内新闻、科学文化资讯的广阔视野，又辟文艺副刊、妇女、青年、教育等专栏，内容丰富多元，最多时发行数千



当年的报纸印刷机

《新浙东报》雕刻墙

份，影响力覆盖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，渗透至敌占区，激励军民士气，震慑敌伪顽军，成为引领根据地军民前行的文化灯塔。

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，为贯彻“和平、民主、团结”的方针，党中央决定将坚持敌后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。《新浙东报》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，于同年10月1日停刊，终刊号的《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》，字字深情，句句带泪。报人们挥毫洒泪作别之际，未曾料想，自那日起至新中国成立，仅四载春秋。

我仔细辨读玻璃展柜里的“告别书”，仿佛听到遥远而坚毅的声音，自斑驳字迹间呼啸而来——

“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们：正当日寇投降、抗战胜利，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，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……我军转战来浙四年多来，孤悬敌后，艰苦奋斗，未尝一日稍懈……自日寇投降后，政府当局对于受降地区的不公平待遇，各界人士与本报指战员表示非常愤慨。但我们本着中共中央8月25日对目前时局宣言的精神，一再竭力说服自己的指战员，奉令退让，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冲突……”

秋风起时，桂香四溢，本是五谷丰登、和平可期之兆，然此刻，芬芳成了别离的注脚。战士们噙泪望向烟雨山村。此地，既是他们浴血奋战的疆场，亦是灵魂所牵的家园。此行一别，或许山长水阔，再难相见。然则，为阻止内战烽烟再起，为使乡亲们免于战火涂炭，更为国家安宁、民族复兴之大计，他们毅然决然踏上撤退之路，以行动诠释“大局为重，和平为贵”的深义。

望着正在油印报纸的新四军战士塑像，我试图用想象捕捉那些被风化的细节——油印既毕，他又将踏上新的征途，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；抑或在战事稍歇之时，在山岭之巅、溪流之畔，采摘一束映山红，沐浴清风，聆听鸟鸣，享受片刻的宁静祥和……

此时，一位背负行囊的老人悄然进来，手里的伞尖滴着雨水，他站在塑像前，目光久久没有挪开。“他有点像我父亲啊。”他开口，带着上海口音。

我小心地问：“您父亲，参加过浙东游击纵队？”
“我父亲那时是小通信兵，给新四军送信，信藏在衣角、鞋底，他长得瘦小不起眼，容易躲过日伪军的搜查。有一次为了送一份重要情报，他假装肚子疼，硬是把伪军给骗了过去。”老人一脸自豪，犹如亲历，“再后来啊，他参加梁弄保卫战，身上中了好几块弹片。”他眼中渐聚泪花，“北撤时，他随大军先赴浦东，继转苏北……”

老人看着“告别书”，一字一句念

给我听：“当此千钧一发之际，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，为避免内战……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……”

模糊的字迹，一点也不妨碍他的流畅诵读。或许，自他幼年起，父亲便将这些铭记于心的文字，以及关于英雄与牺牲、信念与坚守的故事，一一讲与他听。此刻，泪水自老人眼角渗出。

在他的讲述中，我仿佛置身于1945年9月30日，上虞丰惠县城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，天空下着离别的秋雨。因“告别书”将刊登在次日《新浙东报》上，游击纵队政治部便将其印成大量传单，散发给与会群众。谭启龙宣读“告别书”，其声哀而不伤，坚定有力，穿透绵绵秋雨。

“现在抗战胜利结束，全国疮痍满目，百废待兴，人民实在不能再遭受战祸了，中国的内战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……”

“告别书”既述军队纪律之严明、官兵关系之和谐、军民合作之融洽、民主精神之弘扬、政府作风之清廉，又及社会教育之推进等，事无巨细，面面俱到，尽皆真挚；更自谦“许多想做的事不能完全做好”“虽无建树，但缺点亦实不少，内心深感不安”。此撤退，非为逃避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归来。犹如农人冬日休养生息，以待春日播撒更多的希望。

读毕，老人声已哽咽。我想询问更多的情况，老人以温和的笑意回应，随即转身离去，步伐稳健轻盈。雨雾缭绕，模糊了我的视线，亦隐去了他那渐行渐远的身影。

“夜空下，一艘艘船从沿海和渡口出发，乘风破浪，划向黑色海面。紧握枪杆的浙东游击纵队战士坐在船上，向苏中根据地北撤……歌声与往事交融，泪水和海水在他们脸上一次次被风吹干，又一次次湿润。夜色沉沉，风涛声声，遥远的枪声不曾停歇。他们清亮的目光穿透辽阔浩荡的海，望见长夜将尽，望见清澈透亮的晨曦，在芳草鲜美的彼岸升起，正等待所有跨越万水千山而来的人……”这段文字，出自我的长篇小说《长夜将尽》，亦可用来描述“告别书”背后的故事。

离开新浙东报社旧址，抬头望天，淡淡的光芒穿透厚厚的云层，洒落天地之间。

十月将至，万物皆备，静待收获。

心有期盼梦飞翔

裘七曜

1953年冬，在浙东奉化县松岙乡大埠村海边两山对峙的海滩上，一条石阵正在“点动生线，线动生面”。岸上，扛杆放炮，劈山凿石；滩上，红旗招展，激扬乐章。忙碌的人们欢天喜地，因为，把这长龙似的海塘筑起来，列入了“第一个五年计划”。于是，人群如风，蜂拥而至；于是，人山人海，海沸山摇。人们要把千年的沧海变成桑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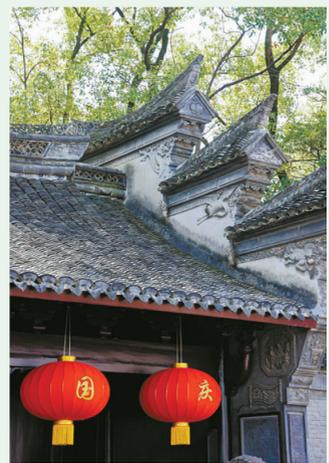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因素，这条海塘的建设中途搁浅了。

岁月悠悠，石阵不语。石阵如一条相思的纽带，牵着两座张开怀抱的山，牵着它们千年的渴盼。那山如狮如象，在曙光升起的时候，它们本想腾云驾雾，飞入九天仙乡，幻化千顷良田，可现在，只能默默地叹息着。

儿时的我，有一次望着石阵，问父亲。父亲沉思了一会儿，告诉了我那如烟的往事。

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入党的老党员，干过合作社主任、生产队长、大队会计、大队支部书记……那些往事就像浪花一样，扑面而来，时而令人浮想联翩、激情飞扬，时而又令人寂然无言、扼腕叹息。

父亲说，由于没有大海塘的阻挡，1956年登陆象山港的夏季大台



十月将至 (唐严 摄)

小小心愿寄未来

张晓红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这是方老师教唱的《我的祖国》。老师说：为迎接国庆节的到来，明天我们要开个班会。结合教唱的歌，每个同学要说说心愿。

第二天班会上，方老师先让我们合唱一遍《我的祖国》。然后，老师满怀憧憬地说：“我们的国家正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……美丽的中国，美丽的家乡，是我们生长的地方，也要靠我们的智慧和双手，把她建设得更加美好。同学们有没有信心？”“有！”“这次班会的主题是‘祖国，请听我说’，同学们大胆发言，老师要把发言内容记录下来，出一期墙报。”

我当时胆子很大，第一个举手发言：“家乡的田野上满是金黄的稻谷，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稻田中间。我腿脚不好，经常跌落到水田里。希望等我长大后，家乡有了像上海一样的平坦大马路，那样我走路就不用担心了。”老师说：我讲得好，要其他同学也踊跃发言。

美丽活泼又能歌善舞的文娱委员阿萍发言了，她身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。“我家大姐穿的是新衣，二姐穿的是旧衣，我有几件打了补丁的破衣服。等我长大了，盼望国家富强，我就有满满一柜子自己喜欢的新衣服，有好看的花裙子和白衬衫。”阿萍抬起头来，大眼睛闪着光，“我还要自己设计衣服，让每一个小朋友穿上，像花儿一样。”方老师高兴地鼓掌，其他女同学也一起热烈地鼓掌。

紧接着发言的是竺朗天同学，令人有些意想不到。他上学经常迟到，成绩不好。因为是个瘦高个儿，同学们就叫他“竹竿”。

竺朗天站起来，先“吱溜”吸了一下鼻涕，又用手提了一下他爸穿剩下的肥大的叠拢裤的裤腰。同学们“哄”的一声大笑起来，方老师连忙阻止。竺朗天声音响亮地说：“我家以前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，现在大哥读中学，二哥读六年级，我下面的弟弟妹妹也要读书了。可是只有爸爸一个人干活，家里生活很困难。妈妈不让我继续读书了，要我去放牛放羊割草。我要读书！我只好每天割完两大

风，使里面十几个内塘全都倒了，祖祖辈辈围海所造的3万亩水稻田，顷刻之间成了汪洋大海。海塘如多米诺骨牌，第一道防线垮了，接二连三，里面的内塘都会垮掉。海水长驱直入，那些鱼啊虾啊蟹啊，都随着海水冲到家门口的小溪里。

那时候农民种的大多是单季水稻，要到秋季才可收获，海水倒灌使3万亩水稻田颗粒无收，当地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。有部分人家的房屋被海水所淹，无家可归，昔日美丽的乡镇变成了泽国，千疮百孔。

父亲说，如果当初那条海塘完工就好了。

我注视着父亲。父亲望着远方的石阵，怔怔地，满怀心事，满脸眷恋。

我注视着父亲。那一刻，父亲又出神了，神采飞扬，像一个嘴角上扬的少年。

1993年，有消息传来，修筑海塘之事重新提上议程。那是个夏天的黄昏，那一年的父亲已经62岁，已从村干部的岗位上退了下来，担任村老年协会的会长。我看到父亲异常兴奋，夕阳的余晖洒满父亲欢乐的脸庞。父亲和他的那些老哥们不断议论着。他们说，追了多年的梦终于可以实现了，等哪一天海塘建成了，一起去那里散步，去看看横穿狮山和象山的雄堤大坝……

1999年，期盼了40多年的海塘终于建成了，那是可以抵御十二级台风的标准堤坝。看到雄伟壮观的大坝，父亲醉了。他豪气万丈地说，从今后固若金汤，从今后丰衣足食！

而不久前，方圆千顷的海滩上，挖掘机、打桩机、推土机又轰轰烈烈地开了进来。在这厚重的沧桑之地，同父亲当年一样，我也看到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，听到了气贯长虹的劳动声音……人们要在昔日涛声阵阵的海滩上，营建美丽的滨海度假小镇。

如果父亲还健在，看到故乡风起云涌的巨变，他又将心潮难平。因为那是祖祖辈辈的期盼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梦想啊！

是啊，我深情爱着的故乡。因为有你，我才心怀梦想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；因为你的奔腾向前，让我的生命也奔涌着激情和遐思。我也会在夕阳余晖下陪你听渔舟唱晚，也会在潮声月色里和你守望港畔璀璨灯火，共享盛世弦歌。

筐草再来上学。我盼望国家富强起来，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到学校来读书。等我长大了，要读大学，要做一个老师，教更多的小朋友读书。”竺朗天说完，方老师沉默了。我们看到她的眼中噙着泪花。

老师说，竺同学讲得太好了！他有这样的心愿，再经过不懈努力，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。同学们又一起鼓掌。

课堂气氛很活跃，同学们争相发言。外号“阿胖”的小言说，他盼望生活富裕起来，不用每天吃臭烘烘的燥蒸咸菜，能常常吃到油豆腐煨肉、红烧胖头鱼……又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。

文文静静的学习委员志国说，他的奶奶翻山越岭去姑姑家，把腿摔断了，他盼望将来每家每户能装上电影中看过的电话，有事打电话说一下就行。这发言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。有同学说，等以后科技发达了，不可能的事都会变成可能。

方老师总结说，只要我们有美好的愿望，有决心和信心把书读好，长大了都能成为建设国家的平凡而光荣的劳动者。说不定再过若干年的国庆节，同学们可以在各自的家里，用电话来互相问好呢！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同学们睁大眼睛听老师讲，美丽的心愿翱翔远方。

转眼间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当初的少年同学，今已两鬓染霜。竺同学成了家乡小有名气的中学语文老师，风度翩翩，儒雅睿智；漂亮多才的阿萍后来考入了大学，一直在省城发展；“阿胖”小言，当上了“大地主”，有良田千顷，更有果园飘香、鱼虾满塘……

青葱往事，历历在目。那次班会上真实的心愿和梦想，一直被我们铭记于心。不久前，同学们又一次相聚，饱含深情地唱起了《我的祖国》。新世纪的梦想在歌声中飞翔。



奔向未来 (缪军 摄)